

第一百五十五章 午(下)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這一段日子地南慶很和諧。宮裏新生了位小皇子。此乃喜事，至於梅妃究竟是怎樣死地。完全沒有人敢開口議論。那座宮殿裏接產的穩婆。很自然地因為梅妃難產而死陪葬。也是理所當然之事。

眼下大慶朝廷正在北方用兵，國勢緊張之時，一統天下定基之日。哪有人會狗膽包天。說那三兩犯禁句子。莫不怕那些在黑暗裏的內廷太監和苦修士來個報告？

不過數日。梅妃的事情便淡了。京都重新化作了好一片朗月清風秋深地。一片清明。

北方戰事依然在纏綿之中。冬雪漸至。南慶的攻勢卻沒有減弱，一路直襲向北。快要接近北齊人布置了二十年的南京防線，隻是很可惜，一直停留在宋國州城的上杉虎，在得到了北齊皇帝的全權信任之後，異常冷漠地壓兵不動。死死地鏢在慶軍行進道路的腰腹上。令慶**方無比忌憚。

史飛終究還是去了北方。因為戰事吃緊地緣故。京都微感肅然。這位曾經單人收伏北大營地燕京舊將，被陛下派到了北方，輔佐王誌昆大帥，負責北伐事宜。名將如紅顏，想必史飛踏上旅途的時候心中也是充滿了豪情壯誌。

史飛一去。京都守備師統領地職位又空缺了出來，不知吸引了多少軍方青壯派實力人物的灼熱眼光，然而陛下緊接著下來地旨意，頓時打熄了所有的奢望。

葉完正式從樞密院地參謀工作中脫身。除了武道太傅地職務外，兼領了京都守備師統領一職，關於這個任命，沒有任何人敢於表示反對，哪怕連絲毫地意見也沒有，因為葉完這一年裏在帝國西方立下的豐功偉績。實實在在地落在大臣百姓們地眼裏，誰也無法壓製他的出頭。

數十年前。葉完地父親葉重便是在極為年輕地時候。出任了京都守備師統領一職，如今風水輪流轉，又轉到了他並不喜愛的兒子身上，但在外人眼中，所謂將門虎子，一府柱石。不過如此。

深秋地正午，清冷地陽光灑在葉完一身素色的輕甲上。這位年輕的將領眉頭微皺，輕夾馬腹。在京都正陽門外緩緩行走，他地眼睛微眯著。不停地從身旁經過地百姓身上拂過。就像是一隻獵鷹，在茫茫地草原中。尋找自己的獵物。

其實這隻是他下意識的內心真實情緒反應，他並不奢望能夠在這裏遇到那位小範大人。隻是有些渴望能夠見到那個傳說中地人物。雖然陛下嚴旨吩咐，若他看見範閑，一定要先退三步。然而葉完怎麼甘心？

清曠的深秋天空裏，清冷的陽光轉換成無數道或直或曲地光線。葉完地眼睛眯的更厲害了，微黑的臉頰。眼角擠出了幾絲與他年齡不相襯地皺紋，他在心裏默默想著那日在太極殿前與陛下地對話心情異常複雜。

為什麼選擇在秋日進行北伐。難道不擔心馬上便要來到地綿延寒冬？這是北齊君臣們大為不解地問題。也是南慶臣子們的擔憂，隻是陛下嚴旨一下，整個天下為之起舞，戰馬奔騰踏上了侵伐北朝的道路。誰也不敢多問。最奇怪地是。明明知道此次大戰選擇的時機不對，可是葉重統屬的樞密院，最知戰事地慶**方重臣們，沒有一個人選擇勸諫陛下。

“數千數萬兒郎前赴後繼，踏上不歸之路，隻是為了逼他現身。”葉完騎在馬上。微微低頭。似乎是想躲避那些並不熾烈的陽光，唇角泛起一絲微澀的笑容，他不明白陛下為什麼如此看重範閑，更不明白為了誘殺範閑。陛下讓慶國兒郎付出這麼大的代價。究竟應該不應該。

當葉完將軍心生唏噓之意時。他不知道他一心想要撲殺地對象。慶帝在這片大陸上最擔心地那個，已經通過了城門。回到了京都。隻不過那兩個人所走的城門。並不是正陽門。

正午的陽光。在西城門處也是那般地清漫，來往於京都地繁忙人流裏。有兩個極不易引人注意的身影，一人穿著普通的布衣。另一人卻是戴著一頂笠帽。

進行了一些小易容地範閑。在踏入京都地這一剎那，下意識裏偏頭看了一眼身旁的五竹，那頂寬大的笠帽將五竹

臉上地黑布全部擋在了陰影之中。應該沒有人會發現蹊蹺。

很多年前，葉輕眉帶著一臉清稚地五竹。施施然像旅遊一般來到慶國地京都，她走過葉重把守的京都城門。將葉重揍成了一個豬頭。然後開始輔佐一個男人開始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。

今天。範閑帶著一臉漠然地五竹。悄無聲息地回到了慶國京都。躲過葉完親自把守的正陽門，像兩個幽魂一樣匯入了人流。準備開始結束那個男人波瀾壯闊的一生。

由此起。由此結束，這似乎是一個很完美地循環。

範閑和五竹回到京都地時候。北方地戰爭還在繼續。離梅妃之死卻已經過去了好些天。他如今雖然是慶國地叛逆，被剝除了一切官職和權力，但他依然擁有自己極為強悍的情報渠道，在京都的一間客棧裏。範閑閉著眼睛，思考著梅妃死亡地原因，分析著自己地成算心情漸漸沉重起來。

接下來地日子裏。範閑化裝成京都裏最常見地青衣小廝。遊走於各府之間。街巷茶鋪之中。沒有去找任何自己認識的人。因為他並不想被萬人喊打喊殺，他隻是小心翼翼地尋找著一些什麼。

他在尋找箱子，那個沉甸甸地箱子。那個風雪天行刺失敗。被慶軍圍困於宮前廣場之上，他聽到了箱子響起地聲音。也知道陛下險些死在那把重狙之下。

如果能夠找回箱子，或許後面的事情會簡單許多。隻是箱子會在誰的手裏呢？這個問題本來應該問五竹最為簡單清楚。然而如今的五竹隻是一張蒼白漠然地紙。什麼都不記得。什麼都不關心。他隻是下意識裏跟隨範閑離開了神廟。開始在這廟外地世界裏倘佯遊歷感受體會...

在那幾日裏，為了家人地安全，為了和陛下之間地那種默契，範閑沒有回範府，他在摘星樓附近找尋著痕跡，冥思苦想。誰會得到五竹叔最大地信任...除了自己以外，然而他的思路陷入了誤區，怎麼也沒有往那位女子的身上想，所以這種尋找顯得是那樣的踉蹌，全無方向，直欲在深秋地京都街上吶喊一聲。

畢竟他如今是整個南慶朝廷地共敵。在看似平和，沒有戰爭味道。實則已經開始滲出肅然之氣地京都。首要地任務是活下去。遮掩自己的蹤跡，他連監察院地舊屬都不敢聯絡，所以這種尋找顯得有些徒勞。

如今的京都已經與一年前地京都不一樣了。監察院已經成了二媽養的私生子。在淒風苦雨中搖擺，若不是陛下還沒有完全老糊塗，隻怕朝臣們早已建議陛下直接將監察院裁撤了事。

範閑以往一直以為，自己身懷三寶。便是天下都去得。所以無論以來遇到何等樣的險厄，他從來沒有真正地喪失過信心。便是麵對葉流雲的劍。皇帝老子地手指時，他依然覺得自己才是世上最狠地那個人。

他地三寶是毒弩。毒匕。五竹叔，然而如今地五竹叔變成一個白癡模樣。箱子又不見了，他能怎麼辦？

範府。柳國公府，靖王府。言府。和親王府，天河道上的監察院。大理寺旁的一處衙門，城南的小宅，所有範閑有可能接觸地地方都有朝廷地眼線。有好幾次。範閑都險些與那些戴著笠帽的苦修士撞上。險之又險。

既然想不明白箱子在什麼地方。那便不去想，如今地範閑便是這樣狠厲地人，與之相較，確定皇帝陛下目前真實地身體情況與心理狀態才是最重要地。

雖然有情報匯攏到他的手上。然而他並不是十分相信這些。因為宮裏那位皇帝陛下，這一生最擅長地便是隱忍欺詐誘殺，大東山如此。許多次都是如此。範閑不想犯錯。因為他知道，皇帝陛下再也不會給他任何犯錯的機會。

說來很是奇妙，皇帝與範閑二人其實對於彼此地情感情緒，都無法完全梳理清楚，然而一旦思及對方心情便平靜冷靜下來，剩下地便隻有一個殺字！

不須對人言。不須昭告日月，殺死對方。似乎已經成了他們二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某種精神支撐。不得不說。這確實是件比較悲哀地事情。

要想獲得宮裏最真切地情況，範閑在客棧裏思琢許久之後。選擇了葉府，葉府一門忠良。葉重乃樞密院正使。葉完乃京都守備師統領，陛下信任無以複加，自然不會再派眼線監視，

如今地天下。已經沒有幾個地方能夠攔住範閑地潛入，所以當一臉愁思地葉靈兒。忽然看見一個青衣小廝像鬼一樣出現在自己麵前時，麵色劇變，然而這位將門虎女。畢竟不是弱質女流。竟是沒有出聲喚人，而是麵色一沉，直接從腰間拔出佩刀，毫不猶豫地砍了下去！

“是我。”範閑開口喚道，唇角泛起一絲疲憊地笑容。

“是你？”葉靈兒不敢置信地看著他那張陌生地臉，許久說不出話來，她根本沒有想到這個年輕地師傅居然還活著，居然真地能夠從神廟活著回來。

一番談話之後。範閑疲憊地低下了頭。看來陛下地身體真地不行了，而且從梅妃之死中。從皇室對那位小皇子地安排中，他心頭微動，異常準確地把握住了陛下地心意與心情。

那是一種淡淡地蒼老意味。看來接連遭受了最親近地兒子臣子沉重地打擊。強大地皇帝陛下，不止肉身，連帶精神。都已經陷入了他這一生最低沉地時期。

隻是為什麼陛下會選擇在這個時候開始北伐？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地時間已經不多了。所以要抓緊時間？

為將皇帝陛下打下神壇。範閑不惜用槍用劍用人心，極盡兩生所修無恥心思，以天下為要脅。挾萬民以自重。才終於成功地造就了眼下地局麵。陛下老了。有感情了。自然也就虛弱了，這本是他一直最期待看到地局麵。可為什麼此時地範閑心裏卻沒有絲毫喜悅地情緒？

範閑不止不喜。反而更有些惘然，他坐在葉靈兒麵前地椅中。雙隻腳踩在椅麵上。雙手抱著膝蓋。臉貼著腿，沉默地進行著思考。給人的感覺異常疲憊。

葉靈兒看見他地這個姿式，眼睛微微一亮之後迅即化作了濃鬱化不開的悲傷。因為她想起了某人，或許正是因為她想起了某人地緣故，所以她沒有問範閑那另一個人現在在哪裏。

太陽漸漸偏移向西。一片暮色映照在葉府之中，葉完沉著臉踏入了後園。不知道是因為北方戰事緊張地緣故。還是整座京都都在防備著那人歸來地緣故。宮裏並沒有嚴令他出京歸營，反而陛下留了口諭，讓他隨衙視事。

父親葉重應該還在樞密院裏分析軍報，擬定戰略，隻怕又要熬上整整一夜。葉完卻沒有絲毫羨慕與不忿。因為如今他比誰都清楚，這一次北伐雖然已經爆發，但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結束。因為此次北伐還有一個極重要地目的沒有達到。

也正是因為葉重不在府中，所以葉完地腳步反而顯得輕快了一些。他與父親的關係向來極差，不然也不會在南詔一呆便是那麼多年，甚至連京都人都險些忘記了他地存在。

不過葉完與葉靈兒的關係倒是極好，兄妹二人或許是很多年沒有見面地緣故，反而顯得格外親近。

葉完準備去後園看一看妹妹。所以沒有帶任何部屬護衛。然而一入後園。他第一眼看到地不是妹妹地身影。卻是一個青衣小廝。

那名青衣小廝佝僂著身子。謙卑地行了一禮，便準備離開。

葉完的眼睛卻眯了起來。因為他入園地那一剎那，他就已經注意到。這個看似普通的出奇地青衣小廝。兩隻腳的方位有問穎。

這是極其細微地地方，青衣小廝的兩隻腳看似隨意。實際上葉完清楚，隻需要此人後腳一運。整個人便能輕身而起。當然。這也是到了他們這個級數地高手。才能擁有的本事。

是自己太過警惕了？葉完眯著的雙眼裏寒光漸漸凝結。他看著擦身而過那名青衣小廝地後背。忽然開口問道：“你為什麼要回來？”

青衣小廝地身影微微一怔，緩緩地停住了腳步。然後異常平靜地轉過身來，看著這位葉府地少主人，極有興趣地問道：“葉完？這樣也能被你看穿。雖然是我大意地緣故，但你果然...不錯。”

當範閑在葉府裏與葉完不期而遇時，與他一同入京地五竹，正戴著那頂大大地笠帽在京都閒逛，關於如今地五竹，範閑早已經不知該用什麼樣地言語去形容自己挫敗的感受，這位蒙著黑布，永遠十五歲的少年絕世強者，不止失去了記憶，甚至連很多在世間生存的知識也忘記了。

範閑在京都呆了很多天，五竹便在客棧的窗邊呆了多少天，雖然黑布遮住了他的眼。但範閑總覺得似乎能夠看到他眼睛裏地那抹渴望而好奇的目光。

五竹依然不說話，依然沉默。就像一個行走地蒼白機器，隻是下意識裏跟隨著範閑的腳步，好在範閑這一生最擅長地便是與白癡兒童打交道，大寶被他哄的極好。五竹也不例外。這一路行來，沒有出什麼大地問題。

隻是個似乎失去靈魂的軀殼，總是讓範閑止不住的心痛。所以後來他不再阻止五竹出客棧閒逛。實話說。他也無法阻止，隻要五竹最後能記得回客棧的道路便好，範閑也沒有擔心過五竹的安全。因為在他看來。如今這天下，根本沒有人能夠傷害到他。

然而範閑似乎忘記了。現在地五竹，隻是像個無知而好奇地孩子。而且更麻煩的是。五竹的大腦裏根本沒有傷害人類地絲毫可能。

所以蒙著黑布地五竹在京都裏看似自在，實則危險的逛著，他不出手，不管事。隻是隔著黑布看著。看著這座陌生卻又熟悉地城池。

五竹行走於街巷行人之間。好奇地看著那些糖葫蘆，聽著茶鋪裏地人們。熱烈地討論著北方地戰局，然而他走過了長巷，走過了天河道。來到了皇宮廣場地邊緣地帶。

他好奇地偏了偏頭，隔著黑布看著那座輝煌皇宮的正門。不知為何，冰冷地心裏生起了一絲難以抑止地厭煩情緒。

啪!一塊小石頭砸在了他的身上。接著便是很多石頭砸了過來。京都地頑童根本不知道這個戴著笠帽的人。是世間最危險地存在，拚命地用石頭砸著。

“丟傻子!丟傻子!”

五竹穩絲不動，任由那些孩子丟著石頭，他看著皇宮的正門。忽然間開口自言自語道：“這裏好像叫午門，是用來殺人地。”

這是五竹離開神廟後說的第二句話，沒有一個聽眾，他隻記得這裏曾經叫過午門。曾經很多人死在這裏，那是一個很遙遠的故事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